臺灣文學研究集刊　第三期
2007年5月　　頁169~182
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

從音字脫節看語詞的變化

——以「南洋鯽仔」「胳下空」為例*

楊　秀　芳**

摘　要

一般而言，同源詞在方言間會呈現語音的規則對應關係。但是除了這種規律性的音變外，語言中也會有個別語詞因特殊原因而有不規則的變化。例如音字脫節的語詞，在欠缺語義規範或補充的情況下，詞素語義模糊，語音容易「走樣」，並導致語詞發生變化。

「吳郭魚」在臺灣閩南語有「南洋鯽仔」、「南文鯽仔」、「南民鯽仔」等說法，「胳肢窩」在臺灣閩南語有「胳下空」、「胳下巃」、「過耳空」等說法，說法紛歧的原因正在於詞素語義模糊，導致語詞發生變化。本文以之為例，考其本字，明其流變。

關鍵詞：音字脫節　語音變化　同源詞　歷史比較法　內部構擬法

96.4.30收稿，96.5.18通過刊登。

* 本文曾根據兩位匿名審查人之意見修改部分內容，受益良多，謹此致謝。

** 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教授，與中國文學系合聘。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一、前言

一般而言，同源詞在方言間會呈現語音的規則對應關係。但是除了這種規律性的音變外，語言中也會有個別語詞因特殊原因而有不規則的變化。例如音字脫節的語詞，在欠缺語義規範或補充的情況下，詞素語義模糊，語音容易「走樣」，並導致語詞發生變化。

「吳郭魚」在臺灣閩南語有「南洋鯽仔」、「南文鯽仔」、「南民鯽仔」等說法，「胳肢窩」在臺灣閩南語有「胳下空」、「胳下巃」、「過耳空」等說法，說法紛歧的原因正在於詞素語義模糊，導致語詞發生變化。本文以之爲例，考其本字，明其流變。[1]

二、「南洋鯽仔」

「吳郭魚」一名「南洋鯽」，是一種由南洋引進的魚種。民國三十五年，吳振輝先生和郭啓彰先生引進此魚，並養殖成功。此魚繁殖力強，生長快速，肉質細緻鮮美，是經濟效益極高的淡水養殖魚類。爲紀念吳、郭兩位先生的功勞，因此又稱此魚爲「吳郭魚」。

「南洋鯽」在口語中都加上小稱詞尾，叫做「南洋鯽仔」lam5 iũ5 tsit4 a2。[2]臺灣各地稱呼這種魚另有不同的說法，又叫「南文鯽仔」lam5 bun5 tsit4 a2，又叫「南民鯽仔」lam5 bin5 tsit4 a2。也有人將之視爲不同的魚種，稱爲lam5 iũ5 tai7 a2。臺南地區則因保持漳州系統iɔ韻母的特色，說成lam5 iɔ5 tsit4 a2、lam5 iɔ5 tai7 a2。

本文主要探討「南洋鯽仔」、「南文鯽仔」、「南民鯽仔」三種異名在語音形式上的關係，這三種說法是由同一來源演變形成的方言變體。

根據歷史語言學的比較法，我們可以比較同源詞在方言間的變體，以擬構它們共同的原始形式。換一個角度看，這種研究也就是在說明同源詞如何從原始形式經由音變規律演變成今天的方言變體。

---

[1] 「吳郭魚」與「胳肢窩」兩詞在臺灣各地有不同的說法，這些說法隨著各縣市的移民進入臺北都會區。本文根據臺北地區訪談調查的資料進行研究，從歷史語言學的觀點，探索這些語音形式的關係，與方言地理學或社會語言學的研究旨趣不同。

[2] 本文以 1、2、3、4、5、6、7、8、0 分別代表陰平、陰上、陰去、陰入、陽平、陽上、陽去、陽入、及輕聲調，置音節尾。有時以調值表示，亦置於音節尾。調值一般均為二位數或三位數，與調類當不至於混淆。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由於這種魚類在臺灣的的歷史很短，來源很清楚，因此不難知道「南洋鯽」係因其來源而命名，應該是這個語詞的源頭，問題在於何以又有「南文鯽仔」和「南民鯽仔」的方言變體。本文針對這個問題，探討如何從「南洋鯽仔」經由音變規律演變成「南文鯽仔」和「南民鯽仔」。

根據我們的研究，從「南洋鯽仔」演變成「南文鯽仔」、「南民鯽仔」，和「南洋鯽仔」的韻母iũ有絕大關係，因此這恐怕不是來自臺南地區讀iɔ韻母的口音。爲行文方便，底下便直接以lam5 iũ5 tsit4 a2展開討論。

lam5 iũ5 tsit4 a2、lam5 bun5 tsit4 a2、lam5 bin5 tsit4 a2三種變體的差別在第二音節，不過因爲iũ5、bun5、bin5只有在稱呼「吳郭魚」時纔成爲方言變體，因此我們不能截取這個單一音節將它獨立出來，以爲方言間有這樣的對應現象，從而僅比較iũ5、bun5、bin5三個形式，試圖得出它們的原始形式。

iũ5、bun5、bin5只在稱呼「吳郭魚」時纔成爲方言變體，這說明了這個變體產生的原因極可能和連音變化有關，我們爲之作比較研究時，必須同時考慮鄰近音節所帶來的影響。

lam5 iũ5 tsit4 a2在語音上實際讀爲lam5 iũ5 tsit4 la2或lam5 miũ5 tsit4 la2。末音節讀la2是由於零聲母語法詞與前一音節結合緊密，前面音節的輔音韻尾會向後影響，使該語法詞增生一個與前面音節輔音韻尾同部位的輔音，成爲它的聲母。這種增音（sound addition）變化在閩南語非常普遍。

這種增音變化可分爲兩種類型：甲型是前一音節韻尾輔音爲-p、-t、-k，乙型是前一音節韻尾輔音爲-m、-n、-ŋ。

甲型例如：

ap8 a2 → ap8 ba2「盒仔」[3]

tsiap4 a0 → tsiap4 ba0「接矣」[4]

tshat8 a2 → tshat8 la2「賊仔」

ut4 a0 → ut4 la0「熨矣」

lok8 a2 → lok8 ga2「鹿仔」

sik8 a0 → sik8 ga0「熟矣」

前一音節韻尾輔音爲-p、-t、-k，這類發音所形成口腔通道的阻塞，會影

[3] 小稱詞尾本字為「囝」kiã2，由於語法化而使語音弱化（lenition），聲母、介音 等均已消失（參見楊秀芳 1991：166）。本文依照一般習慣寫為「仔」。

[4] 表示完成的助詞本字為「矣」。參見楊秀芳 199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響到後接的元音，使元音前增生輔音p、t、k。而這個增生的p、t、k會受元音帶音（voiced）影響，也讀成帶音，分別成爲濁輔音b、l、g。[5]

乙型例如：

kam1 a2 → kam1 ma2「柑仔」

tsham2 a0 → tsham2 ma0「慘矣」

than2 a2 → than2 na2「毯仔」

pan7 a0 → pan7 na0「辦矣」

tiŋ1 a2 → tiŋ1 ŋa2「釘仔」

paŋ3 a0 → paŋ3 ŋa0「放矣」

前一音節韻尾輔音爲-m、-n、-ŋ時，延展之後的輔音也就是m、n、ŋ，成爲後接語法詞增生的鼻音聲母。

一般來說，這種增音變化在零聲母語法詞都會發生，因爲語法詞一定與前一音節結合緊密，韻尾輔音向後影響幾乎是必然的變化。

若是零聲母非語法詞，它和前一音節結合的緊密度可以不同：結合緊密時也會發生同樣的增音變化，但說話緩慢時就不會發生。例如「十一」tsap8 it4可以發生增音變化，說成tsap8 bit4；也可以字斟句酌說成tsap8 it4。

「洋」讀零聲母，雖然不是語法詞，但與「南」結合爲一個複合詞結構，因此lam5 iũ5 tsit4 la2也可能說成lam5 miũ5 tsit4 la2。

根據內部構擬法（internal reconstruction）來看，這個增音變化說明了lam5 miũ5 tsit4 la2來自lam5 iũ5 tsit4 a2。當語音由lam5 iũ5 tsit4 a2變化至lam5 miũ5 tsit4 la2，變化還沒有大到引起因形似而與其他語詞分辨困難的問題，因此雖然發音爲lam5 miũ5，仍然能夠辨認是「南洋」，而不至於懷疑miũ5是哪一個詞。

以上的增音是一種順向（progressive）變化。另有一種因預期心理而產生的逆向（regressive）變化，前面的音在發音部位或發音方法上受後面音的影響而變得與後面的音相似或相同。這種語音的逆向同化在閩南語很常見，不過只是一種可用規律（optional rule），當說話字斟句酌時，逆向同化不一定發生。

逆向同化的例子如：

[5] t加上帶音成分後本來應成為d，由於閩南語d、l屬同一音位，而一般都讀l聲母，因此標記為l。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sin1 pu7 → sim1 pu7「新婦」（媳婦）

huan1 beʔ8 → huam1 beʔ8「番麥」（玉米）

sit4 bin5 → sip4 bin5「失眠」

lit8 pun2 → lip8 pun2「日本」

tshin1 ke1 → tshiŋ1 ke1「親家」

lit8 kŋ1 → lik8 kŋ1「日光」

pak4 tɔ2 → pat4 tɔ2「腹肚」（肚子）

kiŋ1 tsio1 → kin1 tsio1「弓蕉」（香蕉）

當第一個音節發音要結束時，發音部位便已調整爲第二音節聲母的發音部位，因此而產生首音節韻尾輔音發音部位的逆向同化。

除了音段在語詞結合時會發生逆向同化外，鼻化成分也會在語詞結合時發生逆向同化，改讀爲鼻音音段。例如表推測義的副詞「敢」kã2和表好像義的副詞「若」naʔ4複合後，表示不確定的推測義，這個虛詞「敢若」kã2 naʔ4在語句中變調並遺失「若」的喉塞尾之後讀爲kã44 na44，一般語音上又說成kan44 na44（楊秀芳1999、2005）。

kan44 na44的kan44不會是由「敢」kam2受後接naʔ4的聲母同化而由-m變爲-n，因爲閩南語「敢」kam2可以作爲疑問副詞，但是不用作推測義副詞（楊秀芳1999）。換言之，這個kan44 na44是由kã44 na44發生逆向同化，使「敢」kã2的鼻化成分受第二音節聲母爲舌尖音的部位影響而變爲舌尖鼻音 -n。

比較lam5 bun5 tsit4 la2、lam5 bin5 tsit4 la2和lam5 miũ5 tsit4 la2，我們認爲bun5、bin5的韻尾-n是*miũ5的鼻化成分受下一音節tsit4聲母爲舌尖音部位的影響而逆向同化的結果。由於閩南語音節系統中本來沒有*miun這樣的結構，因此它只是變化環節中底層的一個過渡形式，口語中很少聽到人們這麼發音。

廈門、泉、漳、臺灣的閩南語音節系統有一個特點，在於鼻音聲母m-、n-、ŋ-一定搭配鼻化韻母，濁塞音聲母b-、l-、g-一定不搭配鼻化韻母。這樣的聲韻結構在分布上呈現互補的關係，我們可以將這六個聲母歸併成三個音位。這三個音位的語音是可預測的：鼻化韻母前讀m-、n-、ŋ-，非鼻化韻母前讀b-、l-、g-。換言之，一個帶鼻音韻尾的音節，聲母不可能是m-、n-、ŋ-；一個帶鼻化成分的音節，聲母不可能是b-、l-、g-。因此「民」讀bin5，不讀*min5；年輕人讀min5可能是受國語的影響。而「棉」讀mĩ5，不讀*bĩ5；*bĩ5的聲母b-會自動受鼻化成分影響而讀成m-，因此語音上無法讀成*bĩ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這樣的閩南語音節系統，使*lam5 miũ5 tsit4 la2在逆向同化爲*lam5 miun5 tsit4 la2時，內在有一個機制，自動使*miun的聲母變爲b-。同時，由於閩南語的韻母系統在-n韻尾前沒有iu這樣的元音組合，說話人不習慣發這樣的音，因此會以熟悉而相似的其他韻母取代*biun：或者丟掉iu中的i元音，將之讀爲bun；或者丟掉iu中的u元音，將之讀爲bin。前者變讀爲lam5 bun5 tsit4 la2，後者變讀爲lam5 bin5 tsit4 la2。

變讀爲lam5 bun5 tsit4 la2的，因爲bun5音同於「文」，聽到這種名稱的人可能會以「南文鯽仔」去認知。變讀爲lam5 bin5 tsit4 la2的，因爲bin5音同於「民」，聽到這種名稱的人可能會以「南民鯽仔」去認知。由於語音變化已經大到與原來的音差距甚遠，跨越進入不同的音位，並且變得與其他語詞相近甚或相同，這時人們便可能以這個其他語詞的語義來認知，取代原來的語義，終至變爲不同的語詞。「南洋鯽仔」分裂出「南文鯽仔」和「南民鯽仔」兩種稱呼，便是由於語音變化大到使人們不再知道原來是「南洋鯽」，並且音變所產生模糊的語音形式，容許語音朝向不同的方向發展，因此不同的音變策略就帶來不同的音變結果，或成爲lam5 bun5 tsit4 la2，或成爲lam5 bin5 tsit4 la2。

*lam5 miũ5 tsit4 la2逆向同化而使「洋」變爲*miun，並不是一個必然發生的變化。未發生這類變化的人，仍然讀爲lam5 miũ5 tsit4 la2；發生了這個逆向同化的人，便進行上述的連鎖音變，終至於或成爲lam5 bun5 tsit4 la2，或成爲lam5 bin5 tsit4 la2。

從*lam5 miũ5 tsit4 la2變到lam5 bun5 tsit4 la2、lam5 bin5 tsit4 la2，經過由*miun到*biun這個在底層運作的音變過程，以至最後成爲bun5、bin5二音，這樣的音變可能發生在說話人，也可能發生在聽話人。

發生在說話人，是因爲說話人可能不確知lam5 miũ5 tsit4 la2是什麼意思，而「洋」iũ5在前後夾擊的語音變化下，經過由*miun到*biun這個在底層運作的音變過程，變得模糊難以辨認，因此在發音上或調整讀爲熟悉的bun5，或調整讀爲熟悉的bin5。

發生在聽話人，是因爲聽話人不清楚lam5 miũ5 tsit4 la2的確實語義，說話人如果又發音含糊，甚至根本發生了逆向同化，聽話人便可能出於己意，或以爲是聽到bun5，或以爲是聽到bin5。此後這個人轉述這個魚名時，便逕說成他所以爲的「南文鯽仔」，或說成他所以爲的「南民鯽仔」。

我們在學習事物名稱時，常常將所聽到的語音對應上它所屬的語詞或文字，藉此得到對這個語音比較明確的認知。語音若得不到語義的補充，只是一串無意義的音符，這樣的語音很容易「走樣」而發生變化。由於人們不熟悉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南洋鯽」的名稱，而「洋」iũ5又受到前後音節的影響，變得難以辨認，這時便有可能訛變爲lam5 bun5 tsit4 la2或lam5 bin5 tsit4 la2，以致於被理解爲「南文鯽」或「南民鯽」。

三、「胳下空」

「胳肢窩」一詞在臺灣閩南語有許多相似而不同的稱呼，常聽到的有ko53 e11 laŋ33 kha44、ko53 e11 laŋ44、ko53 e11 khaŋ44、kue53 laŋ33 kha44、kue53 laŋ33 khaŋ44、ke53 laŋ33 kha44、kue53 hĩ11 khaŋ44、kue53 hĩ11 laŋ44等等。

Douglas1873《廈英大辭典》頁243有koʔ4 e7一詞，釋義爲the armpit。又有koʔ4 e7 khaŋ1、koʔ4 e7 laŋ1的記錄，語義與koʔ4 e7全同。本文比較訪談所得的語料，及《廈英大辭典》的資料，根據語音變化規律、平行構詞現象，以及文獻資料的證據，考察這些名稱的本字及其流變。

底下先就首音節形式的不同爲這些名稱分成甲乙兩類：

甲類：

（1）ko53 e11 laŋ33 kha44

（2）ko53 e11 laŋ44

（3）ko53 e11 khaŋ44

乙類：

（1）kue53 laŋ33 kha44

（2）kue53 laŋ33 khaŋ44

（3）ke53 laŋ33 kha44

（4）kue53 hĩ11 khaŋ44

（5）kue53 hĩ11 laŋ44

甲類首音節是ko53，乙類首音節是kue53或ke53。將ke53視爲乙類的一種變體，是因爲kue53、ke53形成的原因相同，都是合音的結果。

比較甲（1）和乙（1），後面兩音節完全一樣，所異者是甲（1）開頭爲o、e兩個單元音音節，而乙（1）開頭爲一個雙元音ue音節。甲（1）的第二音節讀零聲母，首音節讀k-，而乙（1）首音節也讀k-。此外，就聲調來說，甲（1）是高降調53加上低平調11，乙（1）是高降調53。

綜合以上這些線索來看，我們懷疑甲（1）反映的是早期形式，乙（1）反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映的是ko53 e11的合音形式。就聲母來看，甲（1）的第二音節讀零聲母，提供了音節合併的環境。就韻母來看，ko53 e11合音之後韻母成爲oe；由於閩南語oe和ue沒有區別性對立，合音之後的oe也就自然被調整歸併爲ue。因此說kue53是ko53 e11合音的結果完全沒有問題。就聲調來看，ko53 e11合音之後本來應從最高調降到最低調，但由於次音節laŋ33聲調爲33，受此影響而使合音後的聲調讀爲53，不再往下降；另一方面可能也因爲閩南語本來沒有從最高調降到最低調的調值，因此合音後讀爲系統中本有的熟悉的53調。

如果ko53是相對早期的形式，從它變調讀爲53來看，它原來應是陰去調或陰入調。在韻書陰去字中，我們找不到語義與「胳肢窩」有關的字。閩南語的古魚部入聲字「各」ko?4、「索」so?4、「作」tso?4、「落」lo?8、「薄」po?8等都有o?韻母的讀法，說明了閩南語古魚部入聲有o?韻母的層次異讀，而古魚部入聲字正有「胳」，《廣韻》記錄爲古落切，可知「胳」在o?層次的規則讀法正是陰入調ko?4。ko?4變調後喉塞尾丟失，因此聲調不再短促，讀爲ko53。Douglas《廈英大辭典》頁243所收the armpit一詞，首音節便記錄爲陰入調的ko?4。

「胳」字《廣韻》釋義爲「胳腋」，語義與「胳肢窩」有關，應該便是ko?4的本字。由於其他漢語方言稱這個身體部位或爲「腋下」，或爲「胳肢窩」，可知這個身體部位除「胳臂」外還含有「下面」、「窩穴」的語義成分。從漢語方言構詞往往平行的現象來看，可以知道ko?4 e7 khaŋ1應該就是「胳下空」，變調後讀爲ko53 e11 khaŋ44。閩南語「下」e7正是表示「下面」，「空」khaŋ1正是表示「窩穴」。

臺灣閩南語除ko53 e11 khaŋ44之外，另有ko53 e11 laŋ44一稱，僅在末音節有聲母l-之異。ko53 e11 laŋ44會不會是由ko53 e11 khaŋ44音變而來，我們可以根據常見的語音變化規律來推敲。

如果要說ko53 e11 laŋ44是由ko53 e11 khaŋ44音變而來，首先必須先丟失khaŋ44的聲母，而後它必須增生l-聲母。丟失kh-是可能的，但問題是丟失kh-之後卻沒有讓這個音節增生l-的條件。因此恐怕無法證明說ko53 e11 laŋ44是由ko53 e11 khaŋ44音變而來。

然則ko53 e11 laŋ44來源如何？我們在Douglas《廈英大辭典》頁243和頁293中都看到ko?4 e7 laŋ1的記錄，語義與ko?4 e7 khaŋ1全同，這說明臺灣閩南語的ko53 e11 laŋ44也來自大陸原鄉，不是到臺灣後纔演變形成。

然則稱ko53 e11 laŋ44又何所取義？在《廈英大辭典》頁293分列八組laŋ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的語料，每組之下列出語義相關的詞條。現在摘錄如下：

（1） laŋ1——khui1 thɔ5 laŋ1：to make or have a deep pit with a narrow mouth, for catching animals or men, or for hiding goods.
khui1 laŋ1：id.
khui1 ham7 khui1 laŋ1：id., for catching animals.

（2）laŋ1——koʔ4 e7 laŋ1= koʔ4 e7 khaŋ1, the armpits.

（3）laŋ1(C.)——laŋ1 a2：a narrow valley.
suã1 laŋ1：id.
suã1 laŋ1 a2：id.
khɛ̃1 laŋ1 a2：id.

（4）laŋ1——laŋ1 khi0：to steal, as small things.

（5）laŋ1——huaʔ4 le5 laŋ1：an auction.

（6）laŋ1——tshĩ1 laŋ1 laŋ1：brightly green, as verdant fields or foliage.

（7）laŋ1——pa1 laŋ1 hi5：a small fish like trout.

（8）laŋ1(C.)——hue2 laŋ1=A. he2 thaŋ1：a small hand stove in a basket.

「C.」表示爲漳州地區特有的用詞，「A.」表示爲廈門的說法。第（8）組本字是「籠」，「火籠」是暖手用的小竹籠。第（4）（5）（7）組與我們要討論的問題可能無關，暫且不論。其餘（1）（2）（3）（6）組語義相關，底下根據文獻資料考察它們與古漢語是否有同源的關係。

第（1）組的thɔ5是「塗」字，khui1 thɔ5 laŋ1指在地上開挖洞穴，laŋ1指「洞穴」。同組的ham7是「陷」字，khui1 ham7 khui1 laŋ1指開挖洞穴作陷阱。第（2）組說明koʔ4 e7 laŋ1和koʔ4 e7 khaŋ1語義相同，指「胳肢窩」。有意思的是（1）（2）兩組英文釋義中都用到pit的詞素，這顯示koʔ4 e7 laŋ1的laŋ1和khui1 thɔ5 laŋ1的laŋ1一樣，都指「洞穴」「窩穴」。

根據田野調查所得，臺灣閩南語還有「一空烏laŋ1 laŋ1」tsit8 khaŋ1 ɔ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laŋ1 laŋ1一語，[6]意思是孔穴幽深昏暗。這裡的laŋ1和「洞穴」的laŋ1來源應該相同，與國語「黑洞洞」（昏暗模糊看不清楚）正是平行構詞的一個例子。

第（3）組說明laŋ1是狹谷。khɛ̃1本字是「坑」。khɛ̃1 laŋ1指坑谷，suã1 laŋ1指山谷。前者就其爲深坑而言，後者就其在山中爲言，其實所指相同。

「山谷」和「洞穴」，初看所指不同，其實遠望山谷正像山間的洞穴，兩者都有空虛之義，因此我們認爲（1）（2）（3）組的laŋ1具有相同的來源。

我們在《史記・司馬相如傳》看到有「巖巖深山之碠碠兮，通谷豁兮谽呀」一段文字，晉灼曰「碠音籠，古巃字。」蕭該云「碠或作巃，長大貌也。」這段文字在《漢書・司馬相如傳》有略微不同的寫法，「谽呀」作「谺呀」，師古注曰「碠碠，深通貌。谺，大開貌。」

「巃」在《說文解字》釋義爲「大長谷也」，段注引《史記・司馬相如傳》晉灼等人的注，曰「巃」或作「碠」，又引《字林》曰「碠，谷空貌。」

從以上所引文獻和字書來看，這個「巃（碠）」和閩南語的laŋ1語義相同，都指空谷，也都引申指空虛幽深的樣子。

閩南語tsit8 khaŋ1 ɔ1 laŋ1 laŋ1形容孔穴內空虛幽深昏暗，第（6）組tshĩ1 laŋ1 laŋ1形容如曠野所見一片綠油油的顏色，兩者色彩、情境截然不同，而都用重疊的laŋ1來譬況形容。我們認爲這兩處的laŋ1都來自「巃」的引申，不過因認知角度不同，語義有了反方向引伸的可能。[7]

「巃」指稱大山谷，鳥瞰山谷，像捕捉動物的陷阱，因此有「開陷開巃」khui1 ham7 khui1 laŋ1的說法。這種認知下的巃如大洞穴一般，大洞穴必然空虛幽深而光線昏暗，tsit8 khaŋ1 ɔ1 laŋ1 laŋ1便取義於此。

巃之爲大山谷，若是人身處其中，由小看大，可以感覺到一片開闊。因此《史記・司馬相如傳》纔會有「巖巖深山之碠碠兮，通谷豁兮谽呀」一段描寫；對此一段文字，顏師古也纔會以「深通貌」、「大開貌」作注。山谷既有邊界，又空虛開闊，採取不同的認知角度，山谷便給人不同的視覺感受。

閩南語tshĩ1 laŋ1 laŋ1形容如曠野所見一片綠油油的顏色，這裡的laŋ1取義於巃的空虛開闊，而又因爲山谷草木一片綠油油，因此而有tshĩ1 laŋ1 laŋ1的說法。由於可以採不同的角度認知，使語義朝不同的方向發展，因此ɔ1 laŋ1 laŋ1和tshĩ1 laŋ1 laŋ1雖然色彩、情境均異，但可說都來自「巃」的引申。

「巃」字《廣韻》收在東韻盧紅切下，釋義爲「大谷」。東韻來母一等字

[6] tsit8本字為「蜀」，今依訓讀辦法寫為「一」。

[7] 參見楊秀芳，200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閩南語白話層讀爲laŋ，次濁平聲字除讀陽平外，也有讀陰平調的現象，例如「微」bi1、「毛」moo1、「拈」ni1白liam1文、「火籠」hue2 laŋ1、「雨濛濛」hoo7 baŋ1 baŋ1等，這些例子說明「籠」讀陰平調laŋ1也是一種規則讀法。

綜合以上所論，我們可以確定koʔ4 e7 laŋ1的laŋ1與古漢語「籠」同源，指稱洞穴。koʔ4 e7 laŋ1和koʔ4 e7 khaŋ1在構詞上可說是相同的。

甲類（1）ko53 e11 laŋ33 kha44用調類來標是koʔ4 e7 laŋ1 kha1。kha1是「跤」（腳），作爲方位詞，表示「下面」。koʔ4 e7 laŋ1的e7是「下」，表示在腋的下方。本來koʔ4 e7 laŋ1已經含有下方之義，後來因爲在複合詞koʔ4 e7 laŋ1中，「下」的意義變得模糊不清，因此疊床架屋，再加一個表示「下方」的「跤」，成爲koʔ4 e7 laŋ1 kha1。乙類（1）kue53 laŋ33 kha44的kha44也應該是由同樣的原因造成。

構詞上疊床架屋並不罕見，都是因爲詞素語義變得不明晰，因此再加一個同義詞素以補足語義。例如閩南語形容東西微細可以說「一疕疕仔」tsit8 phi2 phi2 a2，也可說「一疕疕仔囝」tsit8 phi2 phi2 a2 kiã2。這個小稱詞尾a2的本字是表示兒女的「囝」kiã2，「囝」kiã2因爲語義虛化，語音也弱化爲a2。後來大約是因爲「微細」的含意不夠明顯，因此又加上「囝」kiã2，成爲「一疕疕仔囝」tsit8 phi2 phi2 a2 kiã2，這正是疊床架屋構詞的結果。[8]

乙類（2）kue53 laŋ33 khaŋ44可說是另一種疊床架屋構詞的結果。前文已指出kue53是koʔ4 e7的合音，kue53 laŋ33 khaŋ44的後兩音節又有「籠」laŋ1，又有「空」khaŋ1，這可能因爲koʔ4 e7 laŋ1表示「洞穴」的語義不明顯，因此在koʔ4 e7 laŋ1後面再加一個和「籠」laŋ1同義的詞素「空」khaŋ1。

從kue53是koʔ4 e7的合音來看，可以推測乙類（3）ke53 laŋ33 kha44的產生還在kue53 laŋ33 kha44之後。我們懷疑這是因爲人們將kue53 laŋ33 kha44的kue53想像爲漳州系統所讀的陰去字「過」kue3，而「過」在臺灣又常讀廈門音ke3，因此在方言接觸中，從kue53 laŋ33 kha44的說法便轉生出ke53 laŋ33 kha44的形式。

產生乙類（3）ke53 laŋ33 kha44的另一可能途徑，是從ko53 e11 laŋ33 kha44直接合音而成，不過合音的方式是首音節只取聲母，因此合音後的韻母只是e。換言之，kue53 laŋ33 kha44和ke53 laŋ33 kha44之異也可能是來自不同的合音手段。

[8] 疊床架屋構詞在其他語言也不乏其例。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乙類（4）kue53 hĩ11 khaŋ44、（5）kue53 hĩ11 laŋ44都含有音節hĩ11，這是最難理解的一個詞素。hĩ11 khaŋ44用調類來標是hĩ7 khaŋ1，這應該是「耳空」二字，表示耳洞之義。何以胳肢窩會和耳洞牽涉上關係，殊難理解。我們懷疑這是由於koʔ4 e7 khaŋ1合音後，語音不穩定，語義又模糊難辨，因此而誤添音節「耳」hĩ7，使這個語串中含有熟悉的語詞。

至於kue53 hĩ11 laŋ44，和kue53 hĩ11 khaŋ44同樣有「耳」hĩ7，不過耳洞一般不稱hĩ11 laŋ44，因此這個「耳」hĩ7的產生應該更爲曲折。一個可能的解釋是koʔ4 e7 laŋ1合音後，又在方言接觸中受到kue53 hĩ11 khaŋ44感染，因此也增加音節hĩ7，造成kue53 hĩ11 laŋ44的說法。

總結以上討論，koʔ4 e7 khaŋ1和koʔ4 e7 laŋ1見於十九世紀辭典，是臺灣閩南語「胳肢窩」一詞的早期形式，漢字分別爲「胳下空」和「胳下巃」。「空」「巃」同義，表示「洞穴」。「胳下空」「胳下巃」和其他漢語方言的「胳肢窩」「腋下」有相同的語義成分，在構詞上可說呈現一種平行的關係。

除koʔ4 e7 khaŋ1和koʔ4 e7 laŋ1之外，臺灣閩南語還有許多不同的說法，這些變體主要是由koʔ4 e7 khaŋ1和koʔ4 e7 laŋ1經過語音、構詞的變化而滋生。例如合音變化使koʔ4 e7合音爲kue53；構詞上則因原來的詞素語義不顯，因此再加一個同義詞素，造成疊床架屋的結果，因而產生ko53 e11 laŋ33 kha44、kue53 laŋ33 kha44、kue53 laŋ33 khaŋ44的變體。此外，可能或因不同的合音手段，或因ue、e方音之別而產生ke53 laŋ33 kha44一語；又有因詞素語義模糊，而增生「耳」hĩ7，轉生出kue53 hĩ11 khaŋ44、kue53 hĩ11 laŋ44的說法。凡此種種，都可以看出語詞的語音變化和說話人是否能掌握詞素的語義息息相關。

四、結語

語音的背後需要語義的補充和規範，以使語音保持穩定。語義如果模糊不明確，語音便容易「走樣」而發生變化。因此音字脫節的語詞，在欠缺語義規範或補充的情況下，詞素語義模糊，容易導致語詞發生變化。

「吳郭魚」和「胳肢窩」在臺灣閩南語分別都有多種方言變體，這是因爲這兩個語詞的某些詞素語義模糊，使得語音變得不確定。說話人一方面採取不同的音變策略，一方面再各自解讀的結果，語音便容易朝向不同的方向快速變化，因而滋生出多種不同的說法。

（責任校對：葉秋蘭）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引用書目

一、專書

楊秀芳，《臺灣閩南語語法稿》，臺北：大安出版社，1991。

Douglas Carstairs,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the Vernacular or Spoken Language of Amoy, with the Principal Variations of the Chang-chew and Chin-chew Dialects.* (London., 1873)

Trask, R. L., *Historical Linguistics*. (First published in Great Britain by Arnold, a member of the Hodder Headline Group. Co-published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二、論文

楊秀芳，〈從歷史語法的觀點論閩南語「了」的用法: 兼論完成貌助詞「矣」（「也」）〉，《臺大中文學報》4期（1991），頁213-283。

楊秀芳，〈方言本字研究的探義法〉，In Alain Peyraube and Chaofen Sun eds., *Linguistic Essays in Honor of Mei Tsu-Lin : Studies on Chinese Historical Syntax and Morphology* (Paris: Ecole des Hautes E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Centre de Recherches Linguistiques sur l'Asie Orientale, 1999), pp.299-326.

楊秀芳，〈論閩南語「若」的用法及其來源〉，《漢學研究》第23卷第2期（2005），頁355-388。

三、會議論文

楊秀芳，〈論漢語詞義的反向發展〉，中國文化研究學會第四屆國際學術研討會「21世紀世界漢語教學理論與實踐研討會」宣讀論文。韓國首爾淑明女子大學中文系主辦。2006年12月。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Mismatching in the Development of Words: Examples from "*Mouthbreeder*" and "*Armpit*" of Southern Min

Hsiu-fang Yang *

Abstract

It is well known that cognates correspond regularly among dialects. Yet irregularities exist. Especially when mismatching in sound-meaning correlation of a word occurs, unpredictable varieties would be created. In this paper, words for "*Mouthbreeder*" and "*Armpit*" of Southern Min are examined as examples of the mismatched varieti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se words as well as some related issues are further discussed.

Keywords：mismatching, sound change, cognates, historical comparative method, internal reconstruction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Taiwan Literature ,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